第一战 铁树枝干

初春的风从头到尾透露着冷酷无情，如无数细碎的冰刀一般穿透薄薄的秋裤，直击灵魂深处。两栋旧宿舍楼中间的小巷在黄昏时分稀疏的日光下倍显凄凉，还未长大的嫩芽在错综复杂的棕灰色枝丫上显得十分格格不入。正在此时，几个学生推搡的摩擦声打破这小巷内的宁静。

“安容与。”为首的男生略带轻蔑地朝着被围住的人说道，“我小妹怎么说也是你们年级的级花。”

“所以呢？嗯？”见对方迟迟不开口，安容与毫不客气地甩出嫌弃的神情，“有话快说，有屁快他妈一次性放完。”

“你他妈敢这么对我们于哥说话？啊？”四人组中的一个颓废斜刘海光速接话，安容与闻言不由得噗嗤——笑出了声。

“都他妈多大人了，还玩这套？你们当狗还当上瘾了？”安容与似乎十分不屑于学校里这种拉帮结派、攀炎附热的行为，在他看来无异于一群只会叫嚣的吉娃娃躲在一条看上去很凶的德牧背后狗仗人势、以多欺少。

“真不知道我小妹喜欢你什么，”德牧捋了捋依靠发胶粘定的背头，“不过她没说不能让你长点记性。”说完对另外三个方向的吉娃娃们示意：“待会儿小心点，别伤着了他那张小白……”

德牧话音还没落下，安容与已经飞速甩开双肩包，然后一记重拳直接打在他脸上，德牧一个没站稳往后打了个趔趄，稳稳当当地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吉娃娃们不甘示弱，什么虚招子无影脚都使了出来，乍一看着实凶相，实际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没几下是打在安容与身上的。

“喂？警察吗？”温润文雅的嗓音从不远处的巷子口幽幽飘来，正纠打在一起的少年们都愣了神，呆呆盯着光亮里徐徐走来的青年。那青年的长相打扮与他声音极其契合，简直闻声如人，一副款款君子的模样。

似乎是在等电话那边回应，青年接着说：“我在上安大学附属中学附近老职工小区这边，有人打架斗殴。”说完便捂着话筒，面朝被几人撕扯到略显狼狈的安容与笑了笑：“别怕，警察一会儿就来。”

德牧皱了皱眉，当机立断选择撤退，在恶狠狠瞪了青年一眼后，又转头对安容与说：“这次算你命大，嘶……”揉了揉淤青的嘴角，“咱们走！”

“你没事儿吧？”青年走到安容与身前，先晃了晃手机，显示屏上是解锁画面，青年继续笑了笑：“骗他们的。”看安容与表情略微呆滞，青年又走得更近，用手掌在他眼前晃了晃，“该不是打坏脑子了吧……”

安容与一把推开青年的手，撅起嘴，似乎有些不满青年的介入：“为什么……要帮我？我刚才要是把他们打老实了，以后就不敢再来烦我了。”

“这样啊？那对不起。”青年装作无奈地笑了笑，“需要我送你回家吗？”

“不用了，谢谢。”安容与捡起地上的书包，径直穿过青年身旁，隐隐闻到一股很淡又很舒服的香味，似乎是洗衣液的味道。

身后的青年也默默走出小巷，在附近开了辆共享单车，两三下骑行到安容与前面，还回头对他比了个再见的手势。安容与有点错愕，呆呆站在原地目送了青年几秒后，继续慢悠悠地朝家里走去。

两侧的街景如同泛白的潮汐一般，铺天盖地向身后涌去。似是一眨眼的功夫，安容与便磨蹭到了家里小区的大门口。不远处的花坛旁依旧是张贴了层层叠叠社区通知和家政广告的宣传栏，只是此时此刻多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不甘心沉入地平线的太阳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挣扎在天际边严丝合缝的云层之下，见缝插针地散射出一些云隙光。金色的余晖打在刚才的青年身上，他正在张贴着什么，身旁还有那辆单车，车头的铁框内是一小沓尾部裁成数条的纸。

安容与装作不经意走过去一看，是青年应聘家教的广告。“言澈，”他碎碎念道，“怎么，你在找兼职？”

“对啊，”言澈的回答略带笑意，“生活所迫嘛，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很厉害的哦。”

安容与莫名咽了下口水，原本在周围自顾自运转的人们和社区景观，瞬间仿佛被打了马赛克一样，模糊难辨，而言澈更是突然走到安容与身边，两人身高本来就差不多，言澈微微向前伸颈，安容与竟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此时言澈语气极其暧昧地在安容与耳畔说道：“我很厉害的哦。“

说是轻声说话，其实更像是呢喃，每一个字都夹杂着微微的喘气声，搅的人心痒痒。安容与猛地睁开眼，眼前哪里还是言澈那张温润的脸，冷冰冰的天花板将少年从十分清淡的“春梦”中浇醒。安容与揉了揉眼睛，等了几秒钟让心跳平复下来，突然眉头一皱，咬牙切齿吐出一个字——“操！”

少年默默掀开被子，去衣柜里取了一条内裤，紧接着去厕所换上。在洗内裤的时候回想起梦中戛然而止的故事，腹诽自己强行给言澈加戏。此时正是早上六点半，闹钟都还没睡醒，自己却由于这点小小心思而不得不起床毁灭罪证。一想到午饭过后言澈就会过来“指导”自己学习，少年几乎要笑出了声。

那天安容与讨了言澈没来得及贴的所有小广告，丢下一句“我一会儿联系你，你别去别处贴了”就飞奔回了家。刚到家，鞋都忘了脱就跑到厨房和正在做晚饭的男人边喘大气说：“爸，我要请家教！”

安父此刻正在煸辣椒，闻言猛地关掉了抽油烟机，用不可思议的表情对安容与说：“儿子啊，你刚说什么？”

厨房登时变得令人难以呼吸，安容与用手挥了挥呛人的烟，走过去打开抽油烟机，重复了一遍。

安父这下连菜都不炒了，拉着儿子找到书房中正在整理相册的安母，一家三口坐在客厅里把这事儿缕了个清楚。

安容与家庭条件不错，父母早年离家开了个特色菜馆，几年前终于和老丈人冰释前嫌，得到他老人家的慷慨资助，渐渐在上安各大地标性购物广场开了分店，做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口碑店。其菜品丰盛又物美价廉，再加上店铺装潢深受年轻人喜欢，这两年稳稳盘踞在“上安美食打卡网红店排行榜”的前三名。

怎么看这安家都是个家庭和睦、生活富足的三口之家，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安容与无心学习，从小学到高中，基本一路垫底，成了三大姑八大姨口中“你可千万别像XXX一样”的熊孩子。所以这熊孩子突然说要请家教好好学习，着实给父母吓得不轻。

在确定安容与没发烧、没撞坏脑子、没闯下弥天大祸之后，安父和安母人手一张小广告，认真看了起来。

“言澈，高考数学141分，英语137分，本科就读于上安大学数学系，以全系第一的成绩毕业。目前研二，就读于上安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平均绩点3.8/4.0。英语四级658分，六级629分，雅思7.5分（听8.0，读9.0，写6.5，说7.0）。可辅导初中至高中的数学与英语。敬请联系，价格面议，谢谢！”安母有一句没一句地读完了广告的正文，心里默默称赞这位“别人家的孩子”。

随后，在安容与再三保证自己只是想老老实实把每天作业写好了不被老师罚站后，安母给言澈打了电话，言澈正好在小区里骑行看风景，一边感叹有钱真好，一边往约定的地点赶去。

之后就是双方例行的寒暄、询问，在敲定价格后，约好每个工作日晚上7点过来辅导安容与写作业，周六中午1点到5点进行作业外的指导——当然，这都是安容与点名要求的。

安容与把洗好的内裤挂到自己房间外的小阳台上，心想着这都一个学期过去了，言澈对着自己这张嫩的可以掐出水、帅的惊动校领导的脸竟然滴水不漏，其宇宙钢铁直男程度可见一斑。

两个月前，安容与在期中考试中从倒数第九摸到了接近四分之三的位置，那几天的他整个人的每个细胞都在呐喊四个字“不过如此”。而每天按时交出没有任何剽窃痕迹的作业也让各科老师摸不着头脑，课代表们更是感激涕零，就差给他跪下磕头了。

下周就是期末考试，安容与死缠烂打让言澈挤出整个周末给他做考前突击，势必要前进到中位数，以此交换整个暑假的快乐生活。想想到时候每天让言澈来辅导暑假作业，再玩玩游戏上分，他就乐得合不拢嘴，露出一口明晃晃的大白牙。

暂时得不到你的心，那就把你的人死死扣在这！安容与仿佛对“日久生情”十分认可，更加期待1点的到来。又想起言澈昨晚留下的任务，默默打开英语课本，一丝不苟地背起了单词——言澈会抽检默写。

背完单词、吃完早饭后，大概是起太早的缘故，安容与觉得有点头晕目眩，决定玩两把游戏提提神，也可以让自己不用等的那么心焦。

打开dota2客户端，好友列表里除了一个日常修仙的大佬在线外，其他人不是离线就是离开状态。点开天梯匹配，安容与随意翻看着首页局，果然时间太早，都是些陌生的ID，水平也从5000分到7000分不等。

安容与今年16岁，自从两年前机缘巧合接触到这款游戏，已经一个人千难万险地从4800分摸爬滚打到了6100分，算是后生可畏。年龄和经验是他的弱点，但与年轻共生的大胆刚猛和灵动迅捷也让他总能在对线期就把对手打个落花流水。安容与大部分时间操刀1、2号位，只有在少数匹配到己方有更高分的 大神时才会稍微练一下辅助位英雄。

安母第三次来催促他吃午饭时，安容与正在使用黑鸟疯狂输出。己方两名酱油依数阵亡，3号位兔子，1号位大哥敌法显然还是个发育不良的小朋友，身上除了鞋之外只有个狂战斧、夜叉和碎颅锤。尚未成型的敌法拖着幻象符产生的两个分身在团战边缘畏畏缩缩。

此时敌方也是只剩下两个英雄，一个仰仗着大招没结束而装最屌的DP，还有一个在黑鸟攻击范围边缘风骚走位试探并等待技能CD的老牛。

黑鸟忌惮着老牛的控制和DP大招伤害，不太愿意刚正面，而此刻自己蓝量也仅仅剩下四分之一，奈何这把脸黑，全场生生没触发过五次以上回蓝。安容与算计着上次老牛一技能的CD，眼看时间差不多到了，而对方正抬起手来，在那一条能造成直线范围眩晕的沟壑将将要砸到自己头上时，对自己施放星体禁锢躲过这一板。

而DP此时大招正好结束，眼瞅着就想开溜，敌法一个闪烁到她脸上，没想到第一下攻击便打出了眩晕。安容与暗暗骂了句“这群狗比，个个运气比我好”，在禁锢结束后使用推推棒赶到逃亡中的老牛附近，紧接着开始疯狂输出。老牛本来就残血，刚才是仗着敌人忌惮DP大招才敢在一旁等待时机接技能，溃败之后被安容与3下送回了老家。再看敌法那边，碎颅锤第二次触发适时跟上的眩晕效果让DP根本走不动道，再加上敌法大招针对空蓝法师的恐怖伤害量，活活被满血削死，敌法师笑纳了这个大人头，收割将近1000金币。

对面5人读秒，黑鸟拆家疲软，只得去带另一路线，留下敌法一人带着4个幻象拆的不亦乐乎。敌方2个辅助率先复活，然而刚打赢一波团并更新了幻影斧的敌法根本不把这两个臭酱油放在眼里，而对面也十分知趣地没有螳臂当车。在敌方1、2号位刚复活的那一刻，敌法一个闪烁退到后方，一路赶往己方野区，打算在下一波团战前吸一波血，留下4个幻象继续磨对面高地建筑。

安容与瞅了眼自己状态，决定回泉水补给一波，正好出去飞快地夹了菜，赶忙扒拉两口，又匆匆忙忙TP到下路火锅处，与复活的队友们集合，准备乘胜追击。

对面破了1路，其它两路都没了外塔，料定不敢轻易出家门，安容与当即和队友商定分开拆敌方火锅，敌法师一个人顺着上路兵线去拆对面上路火锅，黑鸟与剩下3人拆下路。果然没人敢出来阻止，火锅拆完后便能防止敌方英雄TP此处进行快速支援，一般在破路之后为求稳妥都会尽早拆掉敌方火锅。

对方3路兵线告急，敌法师派遣2个幻象分别带两路，真身跟着黑鸟还有兔子去打肉山，两个辅助位在河道外的高台把风。很快把盾打完，安容与眼疾手快从已经丢下TP的敌法手中抢到了神盾，不等敌法开骂，他好声好气地说：“老哥，抬一手，反正你也死不了了。”队友也不再说什么，毕竟敌法装备基本成型，而对面又都是脆皮法师，拿了盾以后可以说是稳操胜券。

果不其然，在己方兔子无脑仗着皮糙肉厚在对面高地横行霸道搅乱阵型之时，两个辅助稳定甩出控制技能，敌法、黑鸟站桩输出，在盾都没掉的情况下团灭对面，欢声笑语中打出GG。

安容与长舒一口气，看着结算窗口绿绿的+25正暗自高兴，忽然从黑色基调的背景屏幕中看到一个人影站在身后，安容与猛的一回头，正是来上班的言澈。

险些被吓出七魄的安容与艰难地咽下了口中的饭，言澈顾自开口道：“你也玩这个啊？啧啧啧，学习不太好，玩游戏倒是厉害得多。”

“哥，你什么时候来的？”安容与喝了口水，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仔仔细细观赏了一下言澈今天的打扮，依旧是那副普通的学生打扮，素色T恤配牛仔裤，略微自然卷的小短发和可爱的卧蚕都让他看起来非常年轻，穿个校服说是高中生都有人信。今天似乎出门有点急，头发虽然不长，但是因为凌乱而显得很蓬松，再定睛一看，下巴上还有些许才露尖尖角的胡茬，和言澈这张年龄不明的脸颇不和谐。

“1点过5分了，”言澈作势点了点左手的手表，“大神，下次也带带我这条小虾米好吗？鱼塘太难打啦！”还嫌不够似的，他摆出一脸的委屈巴巴。

一想到以后不补课的时间也能霸占言澈，安容与的头恨不得来个小鸡啄米，难掩笑容地说：“好啊，总算让我翻身做一回你的老师了。”三下两下把饭吃完，安容与强迫自己收心，一本正经地呈上英语书，等待考核。

经过一个学期的补习，言澈发现安容与的记忆力十分惊人，当然，这是相对于他那可怜的学习能力而言的。抽查单词的正确率达到了90%，言澈满意地点了点头，笑着对安容与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不错”。

此时的安容与仿佛得蒙圣恩一样轻飘飘，还没来得及自吹自擂，言澈似乎是料到他会骄傲一般，紧接着泼冷水：“不过也不是全对，再接再厉吧。

由于两人坐得很近，安容与总是要时不时掐一下自己大腿，以防走神太久。对于言澈的谆谆教导，他也就能听进去个七八成，不过对于自家这样对成绩无欲无求的情况来说，能把作业好好写了，不垫底就是最好的结果。

虽然言澈的重点辅导学科只有数学和英语，但胜在自身能力强，其他几科在每天提前预习下，也能游刃有余地教给安容与。

每个周六的补习结束后，言澈都会留在安家吃晚饭，起初还客气地不好意思打扰，后来实在是盛情难却，言澈也就不再推辞。本来安家条件不错，看言澈辅导尽心尽力，给的时薪也非常丰厚，补课期间更是好茶好水果地伺候着，言澈自是感激不尽，还会自发搜集设计一些练习题给安容与练手。

看着这小孩渐渐不再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成绩也有所提高，言澈内心颇有股“白菜养成”的感觉，只是不知道这棵白菜什么时候会被外面的野猪拱了，毕竟安容与脸长得也不错，是同龄人少有的那种如雕塑般俊朗的帅气感，虽然不是时下流行的奶油小生型，但是搭配法式小平头的极短刘海，倒显得有一丝少年感的可爱，非要概括的话就是“校篮球队阳光大男孩”的那种形象。

当天晚上，安容与换上小号带领4000分选手言澈，以一手随机血洗鱼塘，未尝一败（没错，6000分打4000分局就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